

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

张步真
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PDG



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

○主编

郑培民

文选德

湖南文艺出版社



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

张步真 卷

主 编:郑培民 文选德

责任编辑:唐 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1

字数:310,000 印数:1-2,000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762-5}{\text{I} \cdot 1407}$ 定价:2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总 序

郑
培
民

盛世修典，文随时兴。正当全国人民沿着党的“十五大”指引的方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时候，正当湖南的作家、艺术家们乘着全国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的东风而奋斗耕耘的时候，正当毛泽东文学院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胜利落成之际，洋洋十七卷十九大本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出版了。这是湖南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必将永载湖南文艺史册。

新时期以来，湖南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洪流，伴随着文学春天的

到来，在潇湘这块热土上，作家们敏锐地感应着生活的脉动，投身于时代的洪流，将文学之火燃烧得格外旺盛。作家辈出，新人蜂起，名篇佳作美不胜收。潇湘子弟纵横驰骋，文学“湘军”风头雄健，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独有的风景线。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湖南的文学创作进入了积累和再次勃发的时期，思索中重新定位，平稳中仍显活跃，出现了一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品。据统计，近二十年来，湖南作家有2人获茅盾文学奖，12人次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人获全国优秀诗歌奖，2人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3人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5人次获少数民族文学奖，4人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国图书奖，1人获国家图书奖。可谓成就辉煌，彪炳史册。这套丛书基本上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湖南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涵括了二十年来的主要优秀作品。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未能列卷，还有许多精彩的篇什未能入选，但在整体上，这样一套丛书，是能够反映新时期以来文学“湘军”的整体实力的。

文学，是时代的记录，生活的画卷；文学，是心灵的折射，情感的结晶；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文学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离不开文学艺术；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更离不开文学艺术。我希望，湖南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能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深入生活，心系大众，追求崇高，不断探索，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努力成为一代大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出版《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标志着新的起点；它既是

对现有“湘军”队伍的一次检阅，更是对文学新“湘军”的一种召唤。湖南素有文学大省之称，在向新世纪迈进的征程中，湖南不仅要成为全国的经济强省，还要成为全国的文化大省。在建设文化大省的事业中，作家们责任重大。湖南，这块流寓过屈原、贾谊、李白、杜甫、柳宗元，诞生过王夫之、毛泽东、田汉、丁玲、周立波、沈从文等文学大家的神奇土地，山川灵秀，人民勤劳，文化积淀深厚，文学传统悠久；当前，省委、省政府又十分重视文学创作，修建了毛泽东文学院，设立了毛泽东文学奖励基金和出版基金。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出力作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惟楚有材，于今为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湖南的作家们一定不会辜负六千多万三湘儿女的殷切期盼，一定会以更为丰厚的创作实绩回报这个时代，回报这块土地，巩固并发展湖南作为文学大省的地位，为湖南的全面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辑 桑梓地

诗 友	(3)
最后的蓝长衫	(16)
毛家老五	(61)
诗人的夜晚	(76)
火焙鱼	(90)
猪客	(107)
一九三〇年冬月乡间纪事	(136)

第二辑 一方风景

子明先生和他的高足	(183)
烂泥坑	(198)
贞节牌坊坍塌的程序	(213)
公务缠身	(225)
谷酒	(242)
瓦女坡	(249)
临时鸡毛官	(257)

第三辑 魂系青山

第一章 村祭	(273)
第二章 山坡上的小土屋	(285)
第三章 满目青山流翠	(307)
第四章 青山外，水长流	(320)
第五章 抹不掉的回忆	(334)
第六章 亲属们	(350)
第七章 丰碑	(375)
第八章 他沉睡在春天的怀抱里	(398)
编后记	(413)

第一輯

桑

梓

地

诗 友

我为端甫先生著文，不仅因为先生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更因为他是我的小学老师。

那一年，韶山来了日本鬼子，有一个小队驻扎在如今韶山火车站南边的狮子山上。乡谚说，豺狗子进了冲，家家关鸡笼。于是所有的学校都停办了。我父亲也是个乡村小学教员，他和一些同事相约，要外出躲兵谋生，便把正要发蒙的我，领到端甫先生这里来。

冲里许多有文化的人都出去躲兵，端甫先生却不走，还在自家堂屋里办了个学堂。他穿一件对襟青布褂子，留个一月剃一次的和尚头。我和父亲去了，他额头一低，目光透过鼻梁上的眼镜框看我们，很吓人的样子。幸而他很快把眼镜摘了下来，咧开嘴巴嘿嘿嘿地笑。这时，他像一位和善的老伯伯。

他摸摸我的脑壳，问：

“娃娃是读国学，还是读新学？”

父亲代我回答：“读新学。”

“还是读新学好。娃娃年纪太小，读国学，也只能打哇哇腔！”

端甫先生的国学底子很深。前些年，他办私塾，远近都闻名。当然，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他的教学方法就不足取。完全

的填鸭式。学生背着书包来上学，端甫先生就给他点一页书，让他自个儿去读。背熟了，再点第二页。学生有不认得的字，去问先生，先生有时会不厌其烦地讲字义。比如他讲“友”字，从“友”的甲骨文写法，到后来演变为𠂔、𠂔……再讲每个字有四声，每个韵有五音。他还解字义：同师为朋，同志曰友。友者，合志同方。相交不厌久，不相见则闻流言不信。然后组词：友谊，友好，朋友，好友……端甫先生摇头晃脑，滔滔不绝，还从历代诗人词家的作品中，旁征博引。一个字可以讲个把小时。他在这方面的学问，足令辞海专家们甘拜下风！

但是，他并不是每个字都讲。一要看他高兴，二要看谁来问字。对读书用功的学生，端甫先生一两天就给他讲一个字。有个绰号叫缺子的后生，死顽皮，爱闹恶作剧。他无意于认字，纯粹是为了寻开心，捧着书本来找老师。老师告诉了他该为何读音，他却缠着要讲四声、五音，还有字义。端甫先生烦了，说：“要把这些都搞懂，只怕要死三个人！”缺子很奇怪，问：“认字还会死人吗？”端甫先生说：“没错。我讲一遍，你仍然会记不住。要真正学懂弄通，须得我坐进你的肚子里去。我在你肚子闷着，就憋死了。你呢，胀破肚皮，撑死了。你娘听说已经死了两个人，会活活气死。行啦，你已经认得这个字，读得一个音出，足够啦！”

缺子因此恨死了他。

日本鬼子来了，端甫先生在危难之中办学，很受人称赞。他还一再声明，他的学校不是私塾，不教国学，只教新学。新学将来可以拿文凭。拿了文凭可以出去搞事。学生人数因此大大超过了过去的私塾。

第一节课是国文课。他领着我们朗读课文：

来来来，来上学。

去去去，去游戏。

都七八岁的孩子了，端甫先生只领我们读了两遍，我们就都会了。于是，大家敞开嗓子，一遍一遍地读。读到后来，声音越来越高，那充满稚气的读书声，简直要把端甫先生家堂屋的屋顶掀开了。端甫先生高兴极了，笑哈哈地说：

“好啦，用心背熟，将来必有好处。现在下课！”

又上算术课。端甫先生搬来一把大算盘，挂在黑板上，教我们打加法。从一加到三十六，恰好是六百六十六。下课后自己再练。半个月后，又教减法。然后是乘法、除法。上算术课的时候，算盘珠子炒黄豆般地响成一气。在端甫先生看来，这不啻是天籁。他背着双手，在课堂里来回走动，很陶醉的样子。这样一来，珠算对于我，可称得上学得入骨了。直到如今，我左手和右手都能打算盘。当然，有得也有失。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去国立二小插班读三年级，却不会列加减乘除的横式和竖式。中学毕业后考大学，皆因数学不及格而名落孙山！

端甫先生也教音乐：“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同学们不知有谱。端甫先生哼一句，我们也跟着哼一句，那当然不是唱歌，是跟乡里老先生学吟诗一样。

村里有个杀猪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头猪宰了，端甫先生亲自跑了一趟，砍来两斤肉，红烧。红烧肉的香味从灶屋里飘逸出来，一上午都课堂纪律不好。端甫先生不得不提前下课。中午，我们几个住得较远的学生都带了饭，在端甫先生灶上热着吃。这时，端甫先生端着肉碗，给我们每人夹两块红烧肉。乡里孩子不晓得说谢谢，尽管馋得流口水，还抱着饭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不要，我们不要！”端甫先生执意要夹给我们。说：“红烧肉补脑子，你们也尝尝，日后好用心读书！”长大了，便觉得挺奇怪：

韶山冲的老头儿，怎么都说红烧肉可以补脑子？冲里人毛泽东在北京坐了江山，操劳过度了，就喊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该补补脑啦，请你去搞一碗红烧肉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驻扎在狮子山上的日本鬼子，由一个油头粉面的翻译官领着，来到我们学校。那会儿，端甫先生正教我们打算盘。的的得得，得得的的，算盘珠子扒得正欢，满教室的算盘声突然停止了，课堂里霎时死一般寂静。端甫先生很诧异。他抬起头来，额头一低，目光从眼镜框上方透过去，他的脸庞立时就惨白了。但他马上又镇静下来，摘下眼镜，大声对我们说：“同学们好好自习，谁也不许离开教室一步！”缺子冥顽不化，问：“先生，我尿胀起来啦！”端甫先生眉毛耸了几耸。平时他发火就是这个样子。到后他却轻轻嘘了口气，说：“撒尿也不要出门。尿急了，撒在屋角里吧！”说完，他拍打着衣袖上的粉笔灰，又整整衣领子，这样去见日本鬼子。走出教室的时候，他忽然把头一扬，胸脯也挺直了，脚步坚定，沉着不慌。本是个毫无朝气的私塾先生，这时仿佛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的的得得，的的得得的得。每一个人都打算盘，每一把算盘都不停歇。缺子尿也不胀了，打得极认真。教室里像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端甫先生平时不大关心政治，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本乡的毛泽东，目下在陕北建立了民族抗日的大本营。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屈求伸。他把日本兵让进屋里，便叫老伴泡茶。在我们那一带乡间，除了泡茶，很重要的客人，有时还会送一碗糯米甜酒冲鸡蛋。那天，恰巧家里有糯米甜酒。当日本兵喝了端甫先生家制的糯米甜酒时，立即翘起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良民的！”端甫先生笑了，笑得不自然，很苦涩。日本兵又哇哩哇啦说了几句，翻译官说：“太君今天受片山长官的派遣，前来向端甫先生致意。并

请先生明天上午去狮子山一趟。”端甫先生一愣：“去干什么？”翻译官说：“片山长官说，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应该互相提携。片山长官希望与端甫先生商议，在贵校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教学内容！”端甫先生说：“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鄙人寒窗十载，方才略知其皮毛。别的什么文化，鄙人不懂，如何施教！”翻译官说：“先生太自谦了。明天上山吧，片山长官会面授机宜！”端甫先生鼻子里哼哼，不答话。翻译官打哈哈：“片山长官也爱吃糯米甜酒。端甫先生明天带三担上山去，将使先生与片山长官的会见大添异彩！”端甫先生没好气地说：“我们的同胞乡亲，目下逃荒的逃荒，躲兵的躲兵，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秧都插不下去，哪来的三担糯米甜酒！翻译官先生身为中国人，倒会替日本人打算盘！”那个蓄仁丹胡子的日本鬼子阴着脸咕咕哧哧。翻译官翻译过来：“太君说，端甫先生是读书人，要晓得自珍。明天不上山去见片山长官，不送糯米甜酒去，杀头杀头的！”说罢，扬长而去！

端甫先生气得眉毛胡子都耸了起来。这位铭记大成至圣先师古训的乡村学人，讲究非礼勿为。此刻，他顾不上斯文，朝着远去的日本鬼子，跳脚大骂道：

“禽兽，衣冠禽兽！”

那天下午，学校就解散了。端甫先生带着家小，外出逃命，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才回来。

劫后又重逢，乡亲们分外亲热。由于端甫先生在沦陷后坚持办学。又由于他为了保护学生，机智地与日本鬼子周旋。末后又不为淫威所屈，被迫流落他乡。这样，他在乡间的口碑很好。本族小学校长受族人委托，专程送来一张聘书，他于是永远地告别了私塾。

端甫先生任教的学校，离家约十里地。往返不便，平时就得住校。只有星期六的下午，他才提着个篾编的腰篮子，从学校

回来。

端甫先生回家去必得经过我家门前的小路。他仍旧不留发，仍旧是对襟青布褂。我在路上碰见他，便向他深深一鞠躬：“端甫老师好！”

“好，好。你也放学啦！”

极高兴的样子。

接着就解放了。一天傍晚，端甫先生从学校回来，没有急着回家去，却进了我家的门。此时他已五十开外了，身板骨仍然很硬朗。一进门，他就笑嘻嘻地对我父亲说：

“张先生，劳烦你给我一盆水！”

我父亲早已回乡恢复了张氏小学的教职。他给他打来一盆水。端甫先生细细洗了手，还抹了脸，然后对我父亲说：

“也请你净净手！”

过去，乡间举行诸如祭祀祖宗、敬神求雨等重大的活动，为示隆重，以表虔诚，主事人需要净手。我父亲对此比较陌生，出于对端甫先生的敬重，便照办了。这时，端甫先生极为慎重地从腰篮子里拿出一个白龙头细布包包。打开来，里边有一个大信封。他小心翼翼地信封里抽出一张信笺，对我父亲说：

“润之先生来信啦！”

父亲眼睛一亮，双手接过来，轻声念道：

端甫先生：

承惠祝辞，极感盛意。谨此致谢，并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龙飞凤舞，潇洒漂亮。连头带尾才二十多个字，却写满了一

张八行信笺。我父亲又默念了一遍，惊异地问：

“端甫先生，您写诗给毛泽东主席了？”

“写了四首《七绝》。”

“什么时候寄去的？”

“去年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我就草成四首，寄润之先生了！”

我父亲很羡慕。说：“您的诗一定很好！”

端甫先生谦逊地说：“比起润之先生的诗，拙作就浅陋了。我念两首给你听听——

曾瞻玉貌在林泉，
祇隔龙门廿里天。
每忆当年聆雅教，
从容态度自悠然。

推翻专制念余年，
民众犹多尚倒悬。
弊政从今全扫去，
一轮红日睹青天。

端甫先生慷慨激越，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诗意之中。我父亲击掌赞叹：“好诗，好诗！”

“表示个意思罢了。”端甫先生说，“我第一次见到润之先生，是他来我们这条冲里搞农运调查。我们一起说农村风习，更多的是谈诗，谈得很投机。那天，我请他在舍间用中饭。几天后，我又去他家拜访过他。虽只见两次面，他居然记得，还亲笔回信给我，润之先生是个讲仁义、重感情的人哪！”